



冯骥才：步入“80后” 人生感受才更丰厚



冯骥才(资料图) 张道正/摄

谈创作： 给文学留下审美形象

冯骥才的文学成就是公认的，作家也是他的第一身份。从20世纪70年代伤痕文学创作开始至今，他一直笔耕不辍。《雕花烟斗》曾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他的《珍珠鸟》《挑山工》更是进了小学语文课本的名篇。四十年来，冯骥才文学创作不断，也获得各种文学奖项。2021年12月18日，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颁奖典礼上，他还以《木佛》摘得短篇小说奖，与几代文学家同台，让一众80后、90后作家感叹。

“我对文学的热爱好像天生一样。”冯骥才说，当他有了对生活热情的時候，就必须要用文字表达，那就是搞文学的人的一种天性。“我热爱文学，所以即便在做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，也会经常有文学的冲动，有文学的想象。”

如今，有了充裕的时间进行文学创作，冯骥才发现跟以前的写作有了不同。他说：“以前我写作可能是更希望跟读者一起认识生活，现在我觉得就像是回归生活，另外，我觉得文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，就是留下审美形象，作家对于时代的思考，对生活的认识理解，包括哲思，都要通过审美形象体现出来。”

这种写作是审美创造的快乐，也促使冯骥才止不住一篇一篇地写。“有的记者问我有什么计划，有的时候好像没什么计划，因为过去压抑的时间太多了，20年生活积累的太多了，看到的也太多了，我想写出来。”冯骥才说，现在自己会坚持一个标准，就是把文学作为艺术品进行创作，必须有审美价值，另外，就是语言必须是精当的，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。

谈非遗保护： 我把我的心给了大地

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，冯骥才带领团队，几乎用了20年时间投身于文化遗产抢救工作，他曾跑遍全国，对56个民族的建筑、手工艺、民俗、民间艺术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做地毯式文化普查和整理保护工作。

为了筹款保护民间文化，冯骥才如今已记不清那些年自己究竟卖了多少幅画。然而，谈起卖画的经历，他一言以蔽之：“卖画救不了民间艺术。”

“现在整理出来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形成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四级名录，其中国家级名录1300余项，被其余三级名录收录的文化遗产则达几十万项。这么多文化遗产，你卖一点画能起到什么作用？”冯骥才说，“但是我知道它起到一个作用，就是一定有人会想，冯骥才为什么要卖自己的画？到底有什么重要性，让他非要卖掉自己的画？我觉得可以唤起人们思考。”

回想起在苏州博物馆卖画的经历，冯骥才依然感慨万千：“那些画摘走了，我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。当时我有一种悲壮感，后来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说我喜欢做的事情里有一点悲壮感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我觉得这种悲壮感可以鼓舞自己，我把我的心给大地了。”

为了非遗保护，冯骥才甚至都没时间搞文学创作。但回顾这段经历，他直言毫不后悔：“如果现在让我回到60岁，我还是要放下小说，到保护文化遗产的现场去。况且，现在文化遗产保护还在不断出现新问题，还有大量的事情没有做。”

冯骥才认为，文化遗产抢救里有很重要的理性的东西，就是必须要认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，这个意义和价值不是个人的，是民族的，是未来的，必须要为后代做这个事情。

谈教育： 学科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一脉相承

冯骥才是知识分子中的行动派，除亲自投身“非遗保护”行动中，用身体丈量大地，他还长袖善舞，将更深邃的思考和更长远的计划付诸现实。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就是载体之一，该院是中国最早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的单位之一。

“学科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是一脉相承的，如果说前20年我主要做的是文化遗产的保护性抢救，我今天要做的就是科学保护。”冯骥才说，通过一代人20多年来的努力把文化遗产抢救下来了，“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保护的标准，没有规范，没有专业的人才，我仍然不放心，所以在大学必须开启这样的非遗学的学科教育。”

如今，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分为教研部和博物馆两部分。教研内容包括现当代文学研究、文化遗产研究、民间美术研究、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

研究、口述史研究等等。教研部内设有三个国字号的文化研究中心，即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、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、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；这三个中心既是全国性专项的研究机构，又是研究生们进行学习和实践的学术基地。自2002年以来已有40余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这里学习、工作并完成学业。

“对于非遗的专业教育，必须要进入高等教育的体系里来，做这件事情跟文化遗产保护是一脉相承的，所以我仍然坚持要做。”冯骥才这样说。对于未来的计划，冯骥才依然热情满满，虽已80岁，但他不服老。“坦率地说，我的心理年龄，包括身体的感觉仍然是50岁到60岁之间，想象力和对事物的敏感度也很流畅，还是热爱文学，热爱文字的审美创造，热爱笔墨丹青，还是喜欢这些东西。”

据《中国新闻网》记者 张道正



中国知名作家、民进中央原副主席冯骥才今年80岁了。这位在当代中国文坛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却好像没有老，一直保持着进击的姿态。文学、绘画、文化遗产保护、教育、收藏……诸多领域都留下他深深的足迹，至今仍在创新。就在近日，冯骥才两部新作——全彩图文随笔集《画室一洞天》和中短篇小说新作集《多瑙河峡谷》出版发行，受到各方关注。记者日前采访了冯骥才，请他谈谈这些成绩背后的心得感受、经历经验，探寻一个精力充沛的文人如何在多领域、多学科“开疆拓土”。

谈年龄： 活久了，人生感受才更丰厚

3月11日是冯骥才的80岁生日。杖朝之年，感受自然不同。

回望人生，冯骥才忆及20世纪80年代初，刚刚改革开放的时代，自己充满创作激情，一年写几十万字，身体实在扛不住，忽然大病一场。前辈作家严文井先生曾给冯骥才写过一封信，里边写过一句话，让冯骥才印象深刻。

“他的意思是：冯骥才你一定要努力活得久些。只有活得久的時候，你对人生的理解才会更深透。因为在不同的年龄段，对人生、对命运，对人、对很多事物的理解是不同的；只有你活长了，把生活的各个面都看了，人生感受才可能会更丰富，也可能更深厚。”冯骥才说。

对于80岁生日，冯骥才也有两个想法。“一个就是跟我母亲一起吃碗面，这碗面是特别意味深长的，说不准会让我有所触动写篇散文。因为母亲今年105岁了，我80岁的人还能看着我自己的妈妈，太难得。还有一个想法，是我们学院里边搞一个活动。这个活动不是给我祝寿，是拿我的生日说事，做一点研究。”

冯骥才说，有的作家从故乡出生，长大之后就飞走了，像鸟一样，到社会上闯荡，会有很多人生的阅历。但自己不同，从出生到现在近80年基本全是在天津，全是在一块土地上。

“我想引发大家做一个讨论，通过我和天津有土地的关系，讨论知识分子跟他的故土，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我认为，这个讨论应该是有意义的。”

谈绘画： 对我来说，画画是更私人化的事情

众所周知，绘画在冯骥才的80年人生历程中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，被称为他的“四驾马车”之一。他与韩美林等画家也保持着长久的友谊。冯骥才十四五岁拜师习画，年轻时以摹制古画为生，后又转画玻璃画。他年轻时曾用了一年零三个月，临成《清明上河图》长卷，被一位说尽好话的“美籍华人”携去纽约，欲求保留照片亦不可得。

与《清明上河图》纠结几十年的故事，被冯骥才写在了新作《画室一洞天》中，回顾被“美籍华人”拿走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冯骥才说：“我有被掠夺的感觉，而且被掠得空空荡荡。”不过他也自我安慰：“受骗多半源自一种信任或感动。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并没有人拿走，还在我身上。”

对于挚爱的绘画，冯骥才还在继续，他认为，绘画对他是一个更私人化的事情，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心灵生活感受，一种排遣和抒发。文学则更多承担了社会的责任，对生活的思考，和读者一起来认识生活。

冯骥才告诉记者，绘画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写作。“我在写作的时候，是能看得见他笔下的人物。”写作和绘画，冯骥才认为不需要特意分配时间，“我的画室和书房是在家里一个走廊的两头，当我有文学创作冲动的時候，一定到书房里埋头去写；当我有绘画的欲望时，我就走向画室，这是一个甜蜜的往返，这个感觉有的时候很幸福。”